蜀山劍俠傳/19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九〇回　射影噗毒沙 平地波瀾飛勞燕　昏燈搖冷焰 彌天風雪失嬌妻

下一回▶

蕭逸的疑心一轉到家醜上面，想起平日她姊弟行徑，自然無處不是可疑之點。偏巧這日所有門人俱往崔家赴宴，祇歐陽霜姊弟在家。蕭逸存心窺探，輕腳輕手，掩了進去。正趕上歐陽鴻坐在牀上，抱着病兒拉屎。兒病日久，肛門下墜，歐陽霜用熱水溫布去拭。姊弟倆都忙着病兒，無心顧忌，兩人的頭額，差不多都碰在一起。如在平日，原無足爲奇。此時見狀，卻忿火中燒。心想：「他姊弟親密，成了習慣。再加身爲村主，顧恤顏面，過耳之言，事情還沒有看真，萬一冤枉，豈不大錯？」又顧恤着病兒，依然強自按捺。問了問病兒，便自坐下。細查他姊弟二人神情，似極自然。暗罵：「狗男女，裝得真像。且等我兒病好再說。如若畹秋的話出於誤會便罷，若要真做那淫賤之事，我再要你們的狗命好了。」可憐歐陽霜身已入了羅網，連影子都不知道。由此蕭逸便在暗中留神考察，除歐陽霜姊弟情厚外，並看不出有甚麼弊病。到底多年夫妻，又極恩愛，當時雖爲謗言所動，怒火上昇，日子一久，漸漸也覺事似子虛，乃妻不會如此無良無恥，心裏有些活動起來。欲俟兒癒之後，問明愛妻，內弟是否她的孃家兄弟，再去質問畹秋一回。以自己的智力，總可判斷出一點虛實。又過兩日，兒病忽然痊癒。蕭逸因愛妻多日勞累，等她養息上幾天，纔行發問。

歐陽霜從來沒有在丈夫面前打過誑語，祇爲一念因循，沒有明告，心中早已忘卻。聽蕭逸突然一問，羞得面紅過耳。當時如把表弟過繼，以及久不吐實的話實道出來，也不致

惹下那場禍事。偏是素常受丈夫寵愛慣了的，不肯開口。蕭逸問時，又沒說得自旁人口內，祇說看他姊弟相貌並無相像之處，料他決非自家骨肉等語。這原是知道畹秋早已與她化敵爲友，恐說出來傷了二人情誼，日後不好相處。歐陽霜卻以爲此事祇有畹秋和蕭元夫妻知道，一是知己姊妹，不致賣友；一是有把柄在自己手內，平日巴結還來不及，怎敢惹自己的煩惱？微一定神，沒好氣答道：「鴻弟原是叔叔跟前的，一子承挑着兩房。我爹爹從小就在你家，你又不是不知道祇有這麼一個女兒，常言道：『一娘生九子。』同是一母所產，相貌都有不像的，何況不同父母。我回家鄉時，和你說過，尋的是我家親友。你這話問得多奇怪！」蕭逸見她急得頸紅臉漲，認定是心虛，失了常態，不禁又把疑念重新勾起，答道：「你上年從家鄉回來，曾和我說令弟是令叔之子，這個我原曉得。要問的是，他究竟是令叔親生，還是外人？」歐陽霜一時改不過口，心裏一再生氣，不暇尋思，也沒留心丈夫神色，脫口答道：「外人我怎會千山萬水接到這裏來，繼承我家宗嗣？難道還會是假的不成？」蕭逸聽她如此說法，人言已證實一半，心裏氣得直抖。因未拿着真贓，表面依舊強忍，裝笑答道：「我不過偶然想起，無心發問，你着急怎的？」歐陽霜口頭雖強，終覺瞞哄丈夫有些內愧，幾番想把真話說出，老不好意思。過了一會兒，見丈夫不提，也就拉倒。

第二日，夫妻二人率衆門徒在平臺上習武，蕭逸留神查看歐陽霜姊弟神情。歐陽霜又因兒病許久，沒有問及兄弟武功進境如何，一上場，姊弟二人便在一起指說練習，沒怎離開。蕭逸越看越不對，本已傷心悲忿，蓄勢待發。練完人散，畹秋忽然要蕭逸寫兩副過年的門對。蕭逸推說連日情緒不佳，好在過年還早，無妨改日再寫。畹秋說：「紙已帶來，懶得拿回。你是一村之主，年下獨忙，難得今早清閒。這紙還是霜妹上年帶回，不願叫你崔大哥糟蹋，特地找你，怎倒推辭？」說完，拉了歐陽霜，先往書房走去。蕭元夫妻也裝着看寫字，跟了進去。蕭逸無法，祇得應了。大家到書房中落座，歐陽鴻正忙着在磨墨。畹秋忽然笑指牀角小箱，對蕭逸道：「這麼講究一間書房，哪裏來的這隻破舊竹箱？還不把它拿了出去。」蕭逸從未見過這口小箱，便問箱從何來，怎麼從未見過？歐陽鴻連忙紅着臉說：「是我帶來之物，前日纔從山上閣亭內取下來。也知放在這裏不相宜，因裏面有兩本舊書和窗課，意擬少時清暇清理出來，再行處置。今早忙着用功，還沒顧得。」畹秋便道：「我祇說鴻弟習武真勤，誰知還精於文事。何不取將出來，給我們拜讀拜讀？」蕭元也從旁慫恿。歐陽霜知道兄弟文理還通順，也願他當衆顯露，以示母族中也有讀書種子，朝兄弟使了個眼色。蕭逸物腐魚生，疑念已甚，見內弟臉漲通紅，遲不開箱，乃姊又遞眼色，錯會了意，疑是中有弊病，便板着臉說：「崔表嫂要看你窗課，還不取將出來。」歐陽鴻面嫩，本就打算開看，經姊夫這一說，忙答道：「這箱上鑰匙，早在途中遺失了。」話未說完，蕭逸微慍道：「這有何難，把鎖扭了就是。

你沒得用，我給你找口好的。」歐陽霜見乃夫從昨日起神情已是變樣，還以爲多年夫妻，從未口角，問話時頂了他幾句，遭他不快。及見他對兄弟辭色不善，大改常態，當着外人，掃了自己顏面，不等箱子打開，賭氣立起，轉身就走，回到自己臥房中去了。此時蕭逸把奸人讒言信了八九，素日夫妻深情，業已付諸流水，極力壓制着滿腔怒火，含忍未發，哪還把心頭愛寵看成人樣。

畹秋、蕭元原是私往閣亭，見竹箱已被歐陽鴻取回房去；又看出晨間蕭逸疑忿情景，知道時機成熟，蕭逸夫妻中了陰謀，竹箱必在書房以內。特借寫春聯爲由，覷便舉發。因已隔了數日，先還不知竹箱被人打開也未。及至進房定睛一看，箱鎖依然，鑰匙早被魏氏盜走，必未開過，否則箱子不會仍存房內。不由心花大放，一意運用奸謀。歐陽霜負氣回房，正中心意，哪裏還肯勸阻。明知箱子一開，蕭逸必要發現私情。蕭逸爲人深沉多智，好勝心強，須要始終裝作不知，使其暗中自去下手，方能置他姊弟二人死命。如被發覺有人知道此事，必代歐陽霜遮掩，心中盡管痛恨切骨，暫時決不傷他姊弟；須候事情擱冷，人無閒言，再用巧法暗算二人。事情本是假的，聰明人祇瞞得一時，曠日持久，萬一奸謀敗露，不特徒勞無功，自己反倒惹火燒身；跟打毒蛇一樣，不打則已，祇要下手，就非立即打死不可。見歐陽鴻諾諾連聲，走了過去；蕭逸一雙眼睛盯在箱上，裝作行所無事。偷朝蕭元使了個眼色，笑道：「我的事倒煩舅老爺磨墨，真太不客氣了。他已磨了好一會兒，請表哥代我磨兩下吧。」蕭元知旨，跑向桌前，面朝外面，磨起墨來。同時畹秋又裝作失驚，奔過去道：「請你磨慢一些，留神沾了我的好紙。」蕭元連說不會。

二姦正在搭訕間，歐陽鴻已把鎖扭開。蕭逸首先入目的，便是歐陽霜昔年自繡，自詡手法精工，認爲佳絕，自己也時常把玩，後來穿着回鄉，不曾再見的那雙鞋。斷定與歐陽鴻私通，贈與把玩的表記無疑。不由怒火上昇，正待猛下辣手，向他打去。急中轉念，一看畹秋和蕭元正在磨墨說笑，全未留意此事，忙順手拿起箱中一疊窗課本子，往地下一擲，說聲：「好髒！」跟着腳一撥，將箱子撥入牀角。畹秋已聞聲走來，說道：「鴻弟的大作呢？」蕭逸勉強說道：「這不是麼？」畹秋聽出他說的話都變了聲，料定是急怒攻心，氣變了色，忙就地上拾起那兩本窗課，裝作翻看，頭也不擡，口中問道：「箱中還有甚好書？就這一點麼？」蕭逸搶答道：「他也沒個歸着，剩下幾本舊經書亂放在裏面，沒甚可看的了。」說罷，坐在那裏，勉強定了定神，仍裝作沒事人一般。畹秋略微翻看，口中帶笑說道：「倒也虧他。墨汁已濃，你代我寫吧。」蕭逸不願家醜外揚，更不願把笑話露在畹秋眼裏，他聞言走過去便寫。蕭逸的本意是人走以後，先用家傳辣手內功暗傷歐陽鴻，再去逼死歐陽霜。

也是歐陽鴻命不該絕。開箱之時，聞着一股生平最怕聞的霉腐氣息，剛把頭一擡，蕭逸的手早搶伸下去，抓了兩本書，把箱關上，踢入牀下。箱子不大，不容兩人並立同撿，姊夫一俯身，自然忙避讓。彷彿瞥見箱角似乎花花綠綠塞着一樣東西，不似自己原有。心中無病，又未看清，少年人好勝，見畹秋拾起窗課在看，祇顧注意畹秋褒貶，姊夫變臉失色之狀通未察覺。後來寫字牽紙，又被畹秋搶在頭裏，祇好站在旁邊看着，漸覺出姊夫今日寫字，好似非常喫力，頭上都冒了汗；手因用力過度，不時在抖。可是筆尖所到之處，宛如翔鳳飛龍，各展其妙。還以爲因是畹秋所託，格外用心着力。哪知姊夫中了奸謀，內心蓄着悲痛，強自按捺，把滿腔無明火氣，發在筆尖之上。少時寫完，人一走，便要他的性命。正暗中讚賞間，忽覺腹痛內急，不等寫完，便去如廁。走時，蕭逸一心兩用，勉強矜持，哪敢拿眼再看仇人來逗自己火氣，並未覺察。寫完緩緩放下筆，坐在椅上。見蕭元和畹秋將寫就的對聯攤放地上，以俟墨乾，纔覺出歐陽鴻不在房內。舉目一看，果然不知何時走開。心中一動，幾乎又把火發，暗忖不好，忙又強壓下去，勉強笑道：「今日的字，用力不討好吧？」二好更是知趣，仍裝鋪紙，鑒賞書法，頭也不擡。畹秋笑道：「你今天寫的字，真如千峰翔舞，海水羣飛，奔放雄奇，得未曾有。彷彿初寫蘭亭，興到之作。早知如此，真悔不多帶點紙來請你寫呢。」畹秋又道：「你看筆酣墨飽，還得些時才幹。天都快近午了，今天小娃兒沒有帶來，想必等我回家喫午飯呢。暫時放在此地，少時再來取吧。」蕭逸恐神情泄露，也在留意二姦神色。二姦都在俯身讚美，迴非覺察神氣，心中還在暗幸，聞言假意答道：「就在我家同喫好了，何必回去？還不是一樣，難道非和崔表哥舉案同食麼？」畹秋估量蕭逸裝得必定像，纔擡頭望着他，嫣然一笑道：「我沒的那麼巴結他，不過怕娃兒盼望罷了。你不說這話，還可擾人一餐，既拿話激我，我纔偏不上套呢，當我是傻子麼？」蕭逸強裝笑臉，又故意留她兩次，畹秋終於和蕭元告辭而去。

蕭逸送到門外，見已下山，不由心火大張，怒脈僨起。以爲歐陽鴻姊弟知道姦情敗露，必在房中聚談。忙大步衝進臥室一看，歐陽霜獨坐榻前，正在發呆，面上似有淚痕。歐陽鴻並不在內。恐贓證失落，忙又回到書房，開箱取出那雙花鞋，藏在懷內，奔回房去，人已氣得渾身抖戰。走向對榻椅上一坐，先是一言不發，強忍火氣，尋思如何處治姦夫淫婦，纔算妥善，不致傳揚醜事。坐不一會兒，歐陽霜本因丈夫當着外人，對兄弟辭色不善，賭氣回房，想起兄弟那麼聽話知趣，如非母族寒微，何致如此？雖然有點傷心，不過小氣。繼而丈夫怒氣衝衝進房，沒有立足便走，一會兒去而復轉。方想問他何事，連日如此氣盛？猛擡頭一看，丈夫臉都變成白紙，嘴皮都發了烏，目射兇光看着自己，竟是多年夫妻，從未看到過這等暴怒兇惡之相。不禁大驚，腹中幽怨嚇得去了個乾淨。

疑心村中出了甚麼變故，連日辭色不佳，也由於此，不但氣消，反倒憐愛擔心起來。忙走過去，撫着丈夫肩頭，剛想慰問，口才說了一個「好」字。蕭逸實忍不住，將她手一推，站起身來，急匆匆先把室門關上，咬牙切齒，顫聲說道：「那小畜生到底哪裏來的？姓甚名誰？快說！」

歐陽霜一聽，還是因爲兄弟。見丈夫神色不對，纔料有人播弄，還沒想會疑心到姦情上去。外人入村，本干例禁，必是連日有人說了閒話，以爲丈夫怪她。恩愛夫妻，不該隱瞞，祇得正色答道：「他實是表弟吳鴻，從小過繼叔父面前。」言還未了，祇聽蕭逸低喝一聲：「好不要臉的小賤人！」跟着一掌打下。歐陽霜不意丈夫驟下絕情，心膽皆裂，仗着一身武功，盡得孃家和婆家之傳，手疾眼快，祇肩頭掃着一下，沒被打中。忙忍痛喝道：「一點小事，你怎如此狠毒？要打，聽我說明白再打。」底下「打」字沒出口，忽見丈夫懷中取出一雙自己穿的舊鞋，往地下一擲，低喝道：「不用多說，真憑實據在此。容我用重手法，點傷你兩個狗男女的要害，慢慢死去，免得彼此出醜，是你便宜。」隨說伸手便點。可憐歐陽霜這時纔聽出丈夫是疑心她姊弟通姦，真是奇冤極苦，悲忿填胸，氣堵咽喉，淚如泉湧。一面還得抵禦丈夫辣手，哪還說得出一句話來。

兩人交手，都怕外人聽去。連經幾個回合，歐陽霜本領原本不在丈夫以下。無奈一方是理直氣盛，早已蓄勢待發，必欲置之死地，銳不可當；一方是含冤彌天，冤苦莫訴，心靈受了重傷，體顫神昏，氣力大減。又怕誤傷了丈夫，不由得相形見絀。眼看危殆，忽聽門外有人敲門之聲。蕭逸方停了手，側耳一聽，竟是愛子蕭珍在村塾中放學回來，見小弟妹被人抱在山腳曬太陽，接抱回家，在外敲門，爹媽亂叫。回視歐陽霜，業已氣喘吁吁，花容憔悴，淚眼模糊，暈倒榻上。想起多年夫妻恩愛和眼前這些兒女，不禁心中一酸，流下淚來。因愛子還在打門，開門出去一看，蕭珍一手一個，抱着兩個玉雪可愛的兩小兒女，走了進來。傭人跟在後面，正由平臺往裏走進。忙道：「你們自去廚房吩咐開飯，與娃兒們喫吧。大娘子有病，不用進來了。」話纔脫口，兩小兒女早掙下地來，各喊了聲媽。看見母臥牀上，神氣不佳，兄妹三人一同飛撲近前，小的爬上身去，大的便焦急地問着媽怎麼了。歐陽霜心想：「此時說必不聽，非苟延性命，這冤無法洗清，那造謠之人，也無法尋他算賬。」見丈夫顧恤兒女，索性把兩個兒女一摟，說道：「心肝兒呀，媽被壞人所害，就要死在那狠心豬狗手裏。快來喫一口離娘乳吧。」說到傷心處，不禁失聲哭了起來。蕭璇、蕭璉兩小兄妹，纔祇兩歲不到，尚未斷奶。村人俱是自家人，無從僱用乳媪，小孩雖有人帶，奶卻自餵。到了晚上，更非與母眠不可。雖然幼不解事，見娘如此悲苦，母子天性自然激發，愈發「媽媽、媽媽」大哭起來。蕭珍自幼隨父練就一身武功，性情剛烈，聞言悲忿填胸，伸手將眼淚一擦，怒衝衝縱向牆頭，摘

下乃母常用的寶劍，急喊：「媽媽，那惡人是誰？快說出來。他敢害媽，我殺他去。」

歐陽霜知道兒子脾氣，事未斷定，如何肯說。蕭珍連問數聲，見母祇是悲泣不答，父親又眼含痛淚，沉着臉，坐在一旁，垂頭嘆氣，不則一聲，好生焦躁。低頭一想，忽喊一聲：「我知道了！」跳起身來，開了門便往外走。蕭逸見狀大驚，連忙喝止。歐陽霜也恐他冒冒失失鬧出亂子，早從牀上縱起，將他攔住，喝道：「媽有不白之冤，你一個小娃娃知道甚麼？還不與我站住！」蕭珍急得亂蹦，哭道：「壞人要害媽媽，爹不管，媽不說。我想舅舅總該知道，打算問明再去，又不許我。反正誰要害媽，祇是拼着我一條命，不殺了他全家纔怪！」歐陽霜道：「乖兒子，莫着急，現在你媽媽事沒水落石出，還不願就死呢，你忙甚麼？難道你爹害我，你也殺他全家麼？」蕭珍人本聰明，因雙親素日和美，從來不曾口角，沒想到二老會翻臉成仇。聞言先順嘴答道：「我知爹爹待媽最好，決不會的。」一言甫畢，偶一眼看到乃父，滿臉陰鬱愁慘之相。猛想起媽今日這等悲苦，受人欺負，爹爹怎毫未勸解？適纔好似對媽還說了句氣話，迥非往日夫妻和美之狀。不禁起了疑心，忙奔過去，問道：「爹，娘說你害她，真有這事麼？我想不會的。爹是一村之主，誰也沒爹本事大，爲何還讓壞人害我的媽，你也不管？那壞人是誰？兒子與他誓不兩立！爹你快些說呀！」蕭逸自然無話可答。嗣見愛子至性激發，急得頸紅臉漲，兩臂連伸，筋骨軋軋直響，淚眼紅突，似要冒出火來，如知母仇，勢必百死以報，不禁又憐又愛又傷心。迫得無法，祇管怒目指着歐陽霜道：「你問她去！」蕭珍見雙親彼此推諉不說，不由急火攻心，面色立刻由紅轉白，正要哭說，忽視房門啓處，歐陽鴻走了進來。蕭珍心情一鬆，剛喊了一聲：「舅舅來得正好！」蕭逸已怒火中燒，喝聲：「珍兒且住，我有話說。」起身迎上前去。歐陽霜知道丈夫必下毒手，乃弟決無幸理，見勢不佳，不暇再顧別的，急喊：「鴻弟，還不快尋生路，你姊夫要你性命！」跟着人也搶縱上前。

歐陽鴻原因出恭回來，行過餐房，見祇有一個帶小孩的女僕在內，飯菜已經擺好，姊夫、姊姊、外甥輩一個未到。山居俱是自己操作，有那隨隱僕婢多分了田業，自去過活。蕭逸雖是村主，祇有二三名輪流值役。除每早習武時人多外，平時甚是清靜。歐陽鴻問知大人小孩俱在房內，疑心二外甥又患了病，忙來看視，並請用飯，見房門半掩，又聽哭聲。一進房，首先看見姊姊、外甥俱是滿臉急淚，面容悲苦，甚是驚異。方要詢問何故傷心，忽又見姊夫由座上立起，面帶兇殺之氣，迎面走來。接着便聽姊姊急喊自己快逃。事起倉猝，做夢也想不到亂子這麼大。乃姊的話雖是聽得逼真，因是心中無病，不知爲何要逃，祇顧驚疑。微一怔神的工夫，蕭逸安心要用家傳辣手點傷他的要害，早把力量暗中運足，低喝道：「大膽野種，喪盡天良，竟敢欺我！」隨說，猛伸右手，朝歐陽鴻

胸前點去。這一下如被點中，立時傷及心腑，至多七日，必要氣脫而死。幸而歐陽霜防備得快，知道厲害難敵，也不顧命地運足全力，縱身上來，仍用蕭氏祕傳解法，右手一托乃夫的右手，緊跟着丁字步立定，閉住門戶，就勢從乃夫身後用大擒拿法，將左臂筋骨一錯，連左手一齊被抓住。

蕭逸氣力雖較高強，畢竟夫妻恩愛，相處已慣。一意尋仇，全神貫注，惟恐仇人不死，又是氣昏了心，沒防備乃妻會挺身急難。歐陽霜頗得娘、婆二家之傳，深明竅要，蕭逸冷不防反喫制住，拼命想要掙脫，身落人手已是力不從心，又羞於出聲叫喊，祇氣得咬牙切齒，哼哼不已。歐陽霜勉力制住丈夫，見兄弟還欲開口，忙道：「鴻弟，你我俱爲奸人誣陷，你姊夫信讒入骨，無可分辯，必欲殺死我們。此處你萬難存身，你如是我兄弟，急速從後崖逃出。他因愛惜顏面，見你一走，再立時弄死我，難免招人議論，可以多活些日。有個一年半載，我便能查出仇人奸計，還我清白，也留我家一線香煙。如不聽話，妄想和他分辯，你我日內必死他手無疑了。」歐陽鴻見狀，料事緊急，又是惶恐，又是傷心，悲聲說道：「姊姊既是如此說，不容兄弟不走。但我自問並無過失……」還要往下說時，歐陽霜不住咬牙急催快走，多說無益有害。歐陽鴻實逼處此，問道：「我也不知姊夫何故如此恨我？此去一年之內，必來領死，並報奸人之仇。此時爲了家姊，暫且告別。」說完，把腳一頓，飛身往外縱去。出門之際，猶聽乃姊催走之聲。禍從天降，心如刀割。意欲權遵姊命，翻崖逃出村去，候晚再行入村探聽虛實，畢竟爲了何事夫婦成仇，再作計較。

且不說歐陽鴻此行另有遇合，因禍得福。祇說歐陽霜見兄弟逃脫毒手，心想：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索性等人走遠，再行放手。」又隔了一會兒，委實支持不住，纔把丈夫錯骨法解了，鬆了右手。蕭逸自是怒不可遏，就勢一揮，歐陽霜便跌倒地上，忍淚說道：「現已留得我家香煙，你殺死我好了。」蕭逸低聲怒喝道：「你以爲我如你的願，放走小雜種，便可饒你多活些時麼？」隨說，怒衝衝搶步上前，剛一把將歐陽霜抓起，蕭珍忽然急跑過來哭道：「害死我媽的，當真是爹爹麼？」一言甫畢，二次怒火上攻，一口氣不轉，一跤跌倒在地，面如土色，暈死過去。牀上兩小兄妹因見舅舅進房，剛止淚下牀，意欲索抱，忽見父母都動了手，嚇得站在一旁呆看，也忘了再哭。此時見媽被爹打倒在地，爹爹惡狠狠抓上前去，哥哥又復倒地，一害怕，「哇」的一聲，一邊哭喊媽媽，一邊跌跌撞撞跑將過來，一跤跌倒在乃母身上，抱頭大哭不止。蕭逸再是鐵打心腸，也不能再下手了。又一尋思：「此時弄死了她，確是不妥，何況大的一個兒子天性至厚，哭也哭死。小的兩個年紀太幼，以後無人帶領，每日牽衣哭啼索母，如何能受？大的更是目睹自己行兇，難免向人泄露，豈不把臉丟盡？」念頭一轉，殺機立止。忙奔過去，一

把先將蕭珍抱起，用家傳手法，將堵閉的氣穴拍開。一面怒目對歐陽霜道：「賤婆娘，我看在三個兒女身上，暫時饒你不死。還不滾起來，把璇兒、璉兒抱到屋去麼？」歐陽霜見丈夫無良，心如刀割，性本剛烈，原不惜死。祇爲身被沉冤，死得不明不白，太不甘心，又放不下三個小兒女，決計權且忍恥偷生，等辯個水落石出。聞言立時縱身站起，指着蕭逸，忍淚切齒，說道：「你少罵人，且須記着，我與你這個喪天良的糊塗蟲恩義已絕，活也無味。但我這等屈死，太不甘心，等早晚間事弄明白，不用你叫我死，自會死給你看。你如稍有一分人心，今日之事作爲無有，我把仇人奸謀給你看好了。」言還未了，蕭逸已把手亂搖，低聲喝道：「你到臨死，還戀姦情熱，放走姦夫，說上天去，也是無用。你不要臉，我還要臉，無庸你說，我自有主意。珍兒快醒，莫要被他聽去，不比兩個小的年幼，還不懂事。快帶他兩小兄妹到裏房哄一會兒，好帶珍兒同去喫飯。」歐陽霜知丈夫疑念太深，話都白說，把心一橫，說得一個「好」字，強忍頭暈，一手一個，抱起璇、璉兄妹，往房間內走去。

蕭珍僅是氣堵痰閉，仗着父是能手，略一按拍，將氣順轉，便開了竅，嘔出一口濁痰，哇的一聲，哭醒過來。睜眼一看，不見乃母在房，當時急得心魂都顫，口裏亂喊媽媽，目光散亂，周身亂抖，剛轉了的面色又復轉青，手足亂張亂伸，拼命往地下掙去。蕭逸看出此子烈性，適纔已是心氣兩虧，不堪再受刺激，纔醒，手法未完，還不能就放下地。又恐進房之後，乃母對他說些不好的話，小孩稟賦，怎能禁受？連忙緊緊抱住，強忍悲痛，溫言撫慰道：「你媽帶小弟弟妹妹，在那間餵奶呢。今天我是和她練功夫鬥着玩，逗你三個着急，不想你卻當成真事。你想爹爹和媽媽能打架麼？你剛回醒，不能下地，不信我就抱你看去。少停你神氣恢復，就喫飯了。今兒和先生說，就逃半天學吧，叫你整天看着你媽媽，省得不信。」蕭珍年幼聰明，哪裏肯信，先仍一味亂掙。後聽說要抱他去看，方纔停了掙，底下話也不再聽，連喊：「快去，我要媽呀！」蕭逸見狀，大爲感動，不禁流下淚來。料知不使親見不行，祇得答道：「乖兒莫急，爹抱你去就是。」隨說隨抱蕭珍，走入套間。

此時歐陽霜心橫膽壯，主意拿定，已把生死禍福置之度外。一進裏房，便坐在蕭珍榻上，兩手一邊一個，摟着那玉雪般的兩小兒女，解開衣服，露出雪也似白的蝤蠐玉胸和粉滴酥搓的雙乳。兩小兄妹到了慈母懷裏，哭聲漸止。又當喫奶時候，一見娘奶，各伸開一隻滿是肉窩，又白又胖的小粉拳，抓着柔溫香膩的半邊奶房，將那粒暈紅淺紫的乳頭，塞向小口裏含着，一面吮着，一面睜着那烏光圓黑的眸子，覷着娘臉，不時彼此各伸着一隻小胖腿，兄妹倆彼此戲踢，活潑潑地純然一片天真。歐陽霜臉上淚痕雖已拭淨，一雙妙目仍是霞暈波瑩。面上精神卻甚堅決，英姿鎮定，若無其事，剛烈之氣，顯然呈露。

若換旁人，見她這等鎮靜氣壯，必然懷疑有人誣陷妻子。偏生蕭逸爲人多智善疑，自信明察，不易搖惑，一搖惑便不易省悟。加以夫妻情愛過深，忽遭鉅變，恨也愈切。又知乃妻絕頂聰明，無論是何情狀，俱當做作。再加上歐陽霜臨危之際，不惜反手爲敵，放走歐陽鴻，把事愈更坐實。已是氣迷心竅，神志全昏，一味算計如何遮羞解恨，哪有心情再細考查是非黑白。進房時祇說了句：「你媽不是在餵奶麼，我說是假打，逗你們，你還不信。」說罷，惟恐歐陽霜又說氣話去驚愛子，忙把頭一偏，連正眼也不看一下。

歐陽霜明白他的心意，也裝出微笑說道：「珍兒，你怎那麼傻？逗你們玩的，這等認真作甚？」蕭珍彼時年已九歲，畢竟不是三歲兩歲孩子易哄，雖聽母親也如此說法，終覺情形不似，疑多信少，開口便問：「爹媽既是假打，怎還不去喊舅舅回來？」這一句話，把夫妻二人全都問住。蕭逸還在吞吐，歐陽霜搶着說道：「你舅舅不是此地人，你從小就知道的。他早該回去接續你外婆香煙去了，因你兄弟的病耽延至今。今早該走，恐你兄弟哭鬧，特地假打一回，不想你們更哭鬧了。這事不要到外面去說。如問媽爲作麼哭，就說弟弟忽然犯病，閉過氣去，媽着急傷心好了。」蕭珍立時回問蕭逸道：「媽說的話是真的麼？怎麼爹爹打媽用我家的煞手呢？」蕭逸已把乃妻恨如切骨，爲了顧全愛子，祇得答道：「哪個哄你？如若真個誰要殺誰，牆上刀劍暗器甚麼都有，何必用手？再說決不會當着你們。我雖爲村主，也不能隨便殺人呀，何況殺的又是我的妻子。怎連這點都不明白，祇管呆問？」蕭珍終是半信半疑，答道：「我反正不管，誰在害我的爹媽，我就殺他全家。要是爹害了媽，我就尋死好了。」蕭逸道：「不許胡說，哪有此事？一同喫飯去吧。」蕭璇、蕭璉因母乳不足，每頓總搭點米汁。蕭逸不屑與妻說話，又恐小兒受餓，特他說這籠統的話。以爲乃妻必裝負氣，不來理會。不料歐陽霜聞言抱了兩小孩，扣上懷立起就走。蕭逸見她彷彿事過情遷，全不在意，神態甚是自然，心剛一動，忽又想到別的，暗中把牙一咬，抱着蕭珍，隨後跟去。

膳房女僕久候村主不來用飯，火鍋的湯已添了兩次。見主人走來，舅老爺還未到，添上了飯和小主人用的米汁，意欲前往書房催請。歐陽霜道：「舅老爺奉了村主之命，出山辦一要事，要過些時日纔回來，這個座位撤了吧。」說完，照常先餵小孩。平日有歐陽鴻在旁照料，輪流餵抱已慣。忽然去了一個，歐陽霜餵了這個，要顧那個，兩小此爭彼奪，亂抓桌上杯筷匙碟，大人祇一雙手，哪裏忙得過來。兩小又都不肯要別人餵喫，口裏一遞一聲，直喊：「我要舅舅！」怎麼哄也不行。蕭璇更是連喊多聲不來，小嘴一撇要哭。蕭逸已把蕭珍放在座上，夾了些菜，任其自食。自己哪還有心用飯，勉強喫了半碗。見小孩鬧得實在不像話，母子三人身上全都湯汁淋漓，碟和羹匙均被小孩抓落地上跌碎，天氣又冷，恐米汁餵涼了生病，祇得耐着性氣接過蕭璇，一人一個，纔把小孩餵

好。暗忖：「平日不覺得，走了一個畜生，已是如此；倘真把賤人處死，別的不說，這三個無母之兒，卻是萬分難辦。如若容這賤人苟活，做個名義夫妻，來顧這三個兒女，又覺惡恨難消。」思來想去，除等兒女長大，再行處死外，別無善法。一面尋思，一面留神觀察，見乃妻仍和素日一樣，餵罷小孩，命人添了熱飯，就着菜，從容而食，該喫多少仍喫多少。除眼圈紅暈像哭過外，別的形迹一毫不露。小孩連喊舅舅，隨喊隨哄，面容全無異狀，祇不和自己說話而已。

倒是蕭珍小小年紀，天生聰明，一任父母解說，依舊多心，一雙眼睛，老輪流注定在父母臉上，查看神情，一碗飯直未怎下嚥，眉頭緊皺，時現憂戚之狀。問他怎不喫飯，出神作甚？眼圈一紅，答聲「不餓」，連碗也放下。恐他鬧成氣裹食，又是心疼，祇好聽之。蕭逸看了，又是傷心，暗罵：「賤人，多年夫妻，想不到你有這深的城府，遇到這等奇恥大辱，性命關頭，竟會神色不動，無有一事關心。難爲你居然生下這樣好的兒女，我雖投鼠忌器，不要你命，以後日子，看你怎樣過法？」他這樣胡思亂想，哪知歐陽霜在裏間一會兒的工夫，因喫了一下辣手，傷處奇痛，恨他無良薄情，悲忿入骨。雖料定丈夫中了畹秋、蕭元奸計，但是畹秋詭詐多謀，陰險已極，看她多年匿怨交歡，忽然發動，必已羅網周密，陷阱甚深；再加當時爲了顧全兄弟，強他逃走，事愈坐實。就這樣分辯，話決說不進去。反正活着無味，徒受凌辱，轉不如以死明心，留下遺書，以破奸謀。使這昧良薄倖人事後明白，抱恨終身，死爲厲鬼，尋找仇人索命，迫她自吐罪狀，豈不容易洗刷清白？越想心越窄，爲復丈夫之仇，成心使他痛定思痛，永遠難受，連眼前愛兒愛女都不再留戀。自殺之念一定，又見丈夫進房時情景，看出他心疼愛子，屈意相容之狀，知自己一死，丟下這三個小兒女，就夠他受的，氣極心橫，暗忖得計，愈發堅了必死之志。表面上仍裝作鎮靜從容，強忍傷痛，一同喫完午飯，仍抱兩小兒女回房。蕭珍疑念未消，連忙跟去。蕭逸心傷神沮，不願多見妻子，自往峰下閒遊去了。

說也湊巧。午後忽然雲密天陰，似有釀雪之狀。黃昏將近，天便下了大雪。不消個把時辰，積深尺許，全村峰崖林木，俱變成玉砌銀裝。蕭逸出門，在村前幾個長老家坐談了半天，獨自一人，踏雪歸來，胸中藏着無限悲痛悽惶。行近峰前，幾番踟躕，直不願再見妻子的面。冒着寒風，在昏夜雪地裏徘徊了一會兒，覺不是事，纔勉強懶洋洋一步步踏級而昇。剛走到庭前，見臺階上薄薄地飄着一層積雪，上面現出兩個女人腳印，腳尖向裏，彷彿人自外來的，已有片刻。平臺和階前一帶，已被後下的雪蓋沒。階上積雪，原是隨風颳進，此時風向稍轉，雪刮不到，所以腳印遺留在此。心想：「這般風雪寒天，別人無事不會到此，難道畹秋已知事發，趕來相勸不成？」念頭剛轉，忽然一陣寒風，從對面穿堂屋中迎面刮來，把階前餘雪颳起一個急旋，往屋外面雪浪中捲去。堂前一盞

壁燈，光焰搖搖，似明欲滅，景象甚是陰晦淒涼，若有鬼影。與往日回家，稚子牽衣，愛妻攜兒抱女，款笑相迎情況，一熱一冷，迥乎天淵之別。不禁毛髮皆豎，激靈靈打了一個冷戰。定睛一看，四屋靜悄悄，除穿堂後廚房中燈光和堂屋這盞半明半滅的壁燈外，各屋都是漆黑一片，不見一點燈亮，也不聞小兒女笑語之聲。心中一動，想起前事，恐有變故，連忙搶步往臥房中跑去。

房裏黑洞洞，連喚了數聲，婢僕一個也未到，反將屋裏兩個小兒女驚醒。蕭逸聽得兒女哭聲，以爲妻必在裏屋同睡，看情形決未夜飯，心才略放，暗罵：「賤人還有臉負氣，我留你命是爲兒女。天都這麼晚，連燈都不點，也不招呼開飯。三個婢僕也是可惡，主人不說話，便自偷懶。」一邊徑去尋火點燈，急切間又尋不到火石。耳聽兒啼更急，卻不聽妻和長子聲息，忍不住罵道：「賤人睡得好死！」一步搶進房去，腳底忽有一物橫臥。幸是蕭逸練就眼力，身手輕靈，沒有絆倒。低頭一看，是個女子，面朝下躺在地下。乍還以爲妻子尋了短見，雖在痛恨之餘，畢竟還是多年夫妻，心裏也是着急，不禁伸手想要抱起。身子一俯，看出身材不似，微聞喉中還有格格喘息之聲，更覺不類。再定睛仔細一看，竟是女僕雷二娘。

蕭家下人，例由隨隱親族中晚輩和本門徒弟以及舊日僕婢家人值役，本來人數甚多。自蕭父去世，蕭逸繼位村主，屢說避世之人，俱應力作，俗世尊卑貴賤，不宜再論，意欲免去服役之例。村中諸長老再三相勸，說村中事繁，已經操心，哪能再使勞力？況且全村能有今日，俱出蕭逸祖孫父子三代之賜，都供役使，也是應該，何必拘泥？蕭逸此舉，原爲討愛妻歡心，使隨隱的人都成一樣，無形中把乃岳身份也自提高。見衆人苦勸，想下折中辦法，作爲以幼事長，有事弟子服其勞。於親戚、門人、舊僕中，選出些男女傭人，不問身份高下，專以年齒長幼和輩數高低，來定去取，分期輪值。平時家中祇用三人：一個管着廚下，一個經營灑掃，一個幫帶小孩。遇上年節事忙，再行隨時添用。三人中有兩個按期輪值，且不說他。惟獨這雷二娘，本是蕭家平輩親戚，父母雙亡，祇剩她自己，剛訂了婚，男的忽得暴病而死。男女兩方從小同時長大，都是愛好結親，情愛至厚，立誓不再嫁人。身又伶仃孤苦，分了點田，也不慣操作。自願投到村主家中服役，把田業讓給別人。歐陽霜見她忠誠細心，善於照料小孩，甚是看重，相待極厚。蕭逸一見是她，同時又發現她手旁遺有引火之物，頗似進房點燈，被人打倒神氣。情知有異，忙取火先將燈點上，再一注視，果是被人點了啞穴。

燈光一亮，小孩急喊爹爹，聲已哭啞。回顧歐陽霜和愛子蕭珍，俱無蹤跡。兩小兒女各自站在牀上，一個扶着牀欄杆，一個竟顫巍巍走到牀邊，同張小手，哭喊：「爹爹快來！

」搖搖欲跌。蕭逸見狀，心疼已極。當時情緒如麻，恐小兒女不小心，跌倒受傷，不顧先救大人，急縱過去，恰值蕭璉伸手撲來，一把抱住，沒有跌倒。蕭璇也跟着撲到蕭逸懷中，齊聲哭喊：「爹爹，我要媽媽呀！」蕭逸匆促忙亂中，地下還倒臥着一個大人，不知受傷輕重，哪顧得再哄小孩。忙喊：「乖乖莫鬧，媽媽一會兒就來，快些坐下，爹爹還有點事。」說罷，欲將小兒放下。原來兩小兄妹早已醒轉，見娘不在，室中暗黑，又怕又急，早哭過幾次，委屈了好些時，又一心想着媽媽，乍見親爹，哪肯放手，抱緊乃父肩膀，啞聲大哭要娘，堅不肯釋。蕭逸好容易解開這個，那個又復抱緊。見小孩稟賦甚強，人小力大，硬放恐怕受傷，哄既不聽，嚇又不忍；更恐時辰太久，傷人不易復原。萬般無奈，祇把兩個小兄妹一同抱起，走到雷二娘身側，勉強勻出一手，將她穴道點活，救醒轉來。剛回手抱起兒女，未及問訊，雷二娘張口便急喊道：「大嫂子走了，三侄子也不知往哪裏去了，這怎麼得了呀！」蕭逸聞言，頭腦立時暈了一下，好似焦雷擊頂，目定神呆，半晌做聲不得。小孩哪知甚事，仍是啞着喉嚨，一味哭鬧要媽，蕭逸還得耐着心哄他們，可是不得其法，小孩又聰明，哪裏肯信，非當時媽媽到來不可，於是越哄越哭。大人見他們哭得眼腫喉啞，又沒法子哄勸，鬧得蕭逸如醉如癡，心似刀割。一面勉強哄着懷中兒女，昏沉沉瞪着一雙淚眼，望着雷二娘，竟未想起問話。

雷二娘已知道一半原委，見他這樣，老大不忍，也不禁眼淚汪汪，十分傷感。無親身受奸人挾持，不得不昧一點良心，說些不實不盡的假話。略定喘息，悽然勸慰道：「村主先莫傷心。大嫂走時，因我拼命苦攔，遂將我點倒。她是決不會再回來的了。不過我看三兒決未帶走，我是心裏明白，不能轉動。這般大雪寒天，等我來看着小娃兒，你快些尋她回來要緊。」一句話把蕭逸提醒，忙把兩小兒交給雷二娘，起身想往外跑。不料小孩子仍然搶撲身上，伸出小手，將手臂緊緊抱定不放，口裏亂哭亂喊，力竭聲嘶，嘴皮都發了烏色。蕭璇性子更烈，幾乎閉過氣去。蕭逸不忍心硬走，重又把二小兒抱將過來。這兩個小兄妹任憑怎哄，祇是不聽。雷二娘剛剛醒轉，坐立尚且勉強，不能走動。蕭逸心似油煎，真神無主。因顧念二個子女，恐怕萬一急昏倒地，事更大糟。萬般無奈中，還得竭力剋制自己，平息心氣，不敢過於着急。停了一會兒，好容易和兒女說好，說：「媽和哥哥到山底下，風雪太大，不能上來，非爹去拉不可，你沒聽哥哥哭麼？兩個乖娃娃等一會兒，讓爹爹接他們去。」這原是騙小孩子的話，纔一說完，外屋一陣風過，果然聽見蕭珍哭喊着媽，隱隱傳來。兩小兄妹本來不信，聞言俱在側耳凝聽，一聽哥哥哭聲，方始信以爲真，也不再拉緊，一同推着蕭逸的手，指着外面，直喊哥哥。蕭逸聽出愛子定在屋外風雪中啼哭，心中怦怦直跳，正趕小孩鬆了手，一句話也不願再說，徑把兩個兒女往牀上一放，口中急說：「乖娃娃莫哭，我就來了。」人早往外奔去。

出房門時，還彷彿聽得愛子哭喊媽媽之聲，急於救轉，匆匆奔出，沒有細辨方向。等跑到平臺上面，見寒風颳面，雪花如掌，積雪已經尺許，下得正大。再側耳諦聽哭聲所在，哪裏還有。料知愛子必然凍倒在地，大雪迷茫，地方又大，何處尋找？早知如此，今日不和賤人動武也好。越想越悔，又痛又急。在平臺上冒着寒風大雪，東聽聽，西聽聽，更無半點聲息。勉強平息心情，回憶兩次哭聲。第一次室內所聞，彷彿就在屋後。但那地方是一片半山上的竹園，妻室逃時，必然翻山而走，方向不對；並且園中多蛇，子女從來不去。如說不是，聲音又似那方傳來。再者山崖相隔甚遠，哭聲也傳不到。反正探聽不出，姑且往園中找一回試試。於是回走穿堂門，走出屋後，口裏狂喊珍兒，腳底飛跑。纔出堂門，嘴剛一開，便灌了滿口的雪。聲音喫風颳轉，連自己也覺不甚洪亮。情急尋子，且不管它。仗着一身內功，不畏大雪崎嶇，將氣一提，施展踏雪無痕的本領，飛步往竹園中跑去。

竹園因山而置，分作上下兩層。每年全村喫用的筍和竹子，十九取給於此。地甚寬大，幸是隆冬時節，經過農隙一番斫取，行列蕭疏，不甚茂密。不似夏秋之交，綠雲千畝，礙風蔽日。密的地方，人如側身而過，比較易走得多。蕭逸在竹林內邊喊邊找，四處亂看，眼裏似要冒出火來。眉睫上飄集的雪花，遇熱消融，滿臉亂流，隨擦隨有。眼看走了一半，仍無迴音。正在焦急失望，忽瞥見前面的雪隆起數尺長一條，彷彿下有石塊。心中一動，方要用腳去撥，猛發現一個人頭，依稀在雪中露出。忙伸手一撥，竟是蕭珍倒撲雪裏，已經閉過氣去。想是凍倒不久，童陽之體，臉上猶有餘熱。雪勢雖大，祇將身子蓋沒，頭部雪積不住，胸前還有餘溫，尚還可救。可是時候稍久，祇要晚來片刻，怕不凍成冰塊纔怪。忙先脫下衣服，將他抱起回走。想起愛子頭上連帽子也未戴，周身冰溼，兩隻棉鞋俱都不在腳上，衣褲俱被竹枝掛破，襪底也穿破了好幾個孔洞，料在雪中尋娘奔馳多時，力竭倒地。心疼已極，不由一陣悲酸，哭出聲來。

一路飛跑，回到屋內。雷二娘正抱兩個小兄妹在哄勸。另一女婢因日裏主人有話，除雷二娘外，不喚不許到前面來，與廚婢枯坐廚房烤火，久候傳餐，無有音信。適纔彷彿聽得主人兩聲急喊，到前面窺探，被雷二娘喚住，命她生火取暖。剛把烘爐取來，放在二娘身前，回取青槓炭，在生火塔。見主人抱了小主人，面色鐵青，狼狽走進，俱都嚇了一跳。尤其雷二娘，蕭珍差不多是她帶大，心中明白，又愧又悲，忍不住哇地哭了起來。蕭逸更連眼淚也急了回去，將愛子放在牀上，先取兩重棉被，連頭蓋上，微露口鼻。顫着悲聲，急喊快取衣服、開水、薑湯。人卻奔向衣櫃，一陣亂翻，尋出兩套棉衣褲。那麼精明幹練的人，竟鬧了個手忙腳亂。中小衣還未尋到，又想起救人爲要。忙丟下衣服，上牀嘴對蕭珍的嘴，往裏渡熱氣。兩三口後，方始想以內家按摩之法，暗罵自己該死。

用力一扯，先撕破溼衣脫去，兩手搓熱，按着穴道，渾身給他揉搓。等到女婢往廚房取來薑湯、熱水，又喚了廚娘同來相助時，蕭珍已一聲「媽媽」，哭醒還陽。兩小兄妹被這一陣人翻馬亂，反倒停了哭聲，祇一遞一聲喊着「媽媽」，中間又夾喊兩聲「哥哥」。聽蕭珍甦醒，一哭媽媽，又跟着大哭起來。這時蕭逸萬箭穿心，也無比苦痛。一陣傷心過度，俯伏到愛子枕前，幾乎急昏過去。心中卻又明白，放着三個無母之兒，還病不得。硬把心腸撇開，緩一緩氣，睜開二目，對蕭珍道：「珍兒莫哭。我日裏出門，你不是和媽在一處麼？她往哪裏去了？」蕭珍渾身嗦嗦亂抖，牙齒捉對兒不住寒戰，交擊有聲，祇管抽噎痛哭，透不過氣來。兩個小的，已經哭岔了聲，一味啞號，慘不忍聞。